

## 李約瑟的精彩人生

Simon Winchester, *The Man Who Loved China: The Fantastic Story of the Eccentric Scientist Who Unlocked the Mysteries of the Middle Kingdom.*  
New York,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 Inc., 2008. xiii+316pp.

簡宜君\*

這本由英國資深記者賽門·溫徹斯特(Simon Winchester)所撰寫的李約瑟(Joseph Needham, 1900-1995)傳記，書名即已明白點出李約瑟歷時近一個世紀的精彩人生，他既是一個「熱愛中國的男人」(the man who loved China)，也是一個「行爲古怪的科學家」(the eccentric scientist)。對中國事物的愛好與對科學研究的熱情，確實是李約瑟一生的兩大特色。

全書以李約瑟奉英國政府之命，前來戰時中國觀察，以便瞭解中國的需求，進而提供支援爲起點。李約瑟於1943年3月21日下午抵達重慶，作者從這一天開始，按照時間順序展開敘事。全書共分七章，第一章〈野蠻人與天朝上國〉(The Barbarian and the Celestial)簡短敘述李約瑟家庭背景、成長以及求學過程，年僅二十四歲，李約瑟便在劍橋大學建立了學術地位。最難能可貴的是，作者透過許多生活瑣事、旅遊經歷來仔細刻劃李約瑟古怪的性格與行爲，也交代了當他進入劍橋就讀之後，與魯桂珍女士相識相戀的細節，這實在是李約瑟愛上中國的起端與主因，如果把書名改爲「愛上中國女人的

---

\* 國立台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專任助理

男人」，也許更為精確。第二章〈雪中送炭〉(Bringing Fuel in Snowy Weather)講述李約瑟奉命抵達中國之後，南北奔走的諸多學術研究、支援活動等等，被當時的中國人稱之為雪中送炭。第三章〈發現中國〉(The Discovering of China)與第四章〈靜極思動〉(The Rewards of Restlessness)敘述李約瑟中國之行印證了其先前的假設，也就是傳統中國的科技成就遠遠超出當時西方人的想像。李約瑟足跡遍及中國各地，他對中國先人的智慧也愈來愈加讚歎，於是逐步收集資料，《中國之科學與文明》(*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*)一書的構想於焉形成。

第五章〈曠世巨著〉(The Making of His Masterpiece)記載，李約瑟在出使中國的任務結束之後，回到英國，開始整理帶回的龐大資料。書中特別提到，戰時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為李約瑟的寫作計畫提供了大批資料，其中有一套光緒十四年(1888)版的《古今圖書集成》，對李約瑟的研究助益最大(頁175-176)。李約瑟在魯桂珍與王鈴兩位中國學者的協助之下，在1950年開始撰寫多卷本《中國之科學與文明》，並自1954年陸續出版，無論是規模的宏偉，還是內容的豐富，皆屬罕見，震驚全球學界。對前幾卷的研究與寫作，王鈴厥功甚偉，據與王鈴熟識的史學家汪榮祖教授告知，這幾卷書其實納入了王鈴的博士論文，只是封面上其名並未以「共同作者」(co-author)字樣出現，而僅標明是在王鈴研究助理的幫助下完成而已(with the research assistance of Wang Ling)。因此之故，已故美國著名漢學家牟復禮(Frederick Mote)在引用《中國之科學與文明》時，就李、王並稱。難得的是，本書作者也還王鈴公道，給王鈴很高的評價。

李約瑟亟需王鈴的合作，抗日戰爭一結束便把王鈴請到劍橋，最初幾年自掏腰包聘請，直到劍橋願意提供王鈴足夠的生活費為止(頁174)。《中國之科學與文明》整套書卷帙浩繁，撰寫工作日益繁重，在王鈴離開劍橋到澳大利亞國立大學任教後，晚年的李約瑟更深深領悟，單憑他個人有限的生命無法完成，於是另外尋找合作對象，因而造成後面各卷作者不盡相同的情形。

第六章〈不受歡迎〉(Persona Non Grata: The Certain Fall from Grace)敘述 1952 年李約瑟連同其他六位國際學者，到中國考察「美軍在韓戰中是否使用生化武器」後，簽名反駁當時西方主流觀點，認為「韓國戰場上的細菌戰痕跡是中國、蘇聯合謀偽造」之說不符事實。當時冷戰方興未艾，這份有李約瑟簽名的報告（現在證明是充滿錯誤）因而成爲他充滿成就感的燦爛人生中的污點，令他不僅在英國國內大受撻伐，社會輿論指摘，校園同僚譏諷，甚至動搖了他的學術地位，並危及他籌劃已久的寫作計畫；直到《中國之科學與文明》系列書籍的出版爲他博得滿堂采之後，美國移民局才取消拒發簽證給李約瑟的禁令。溫徹斯特將這些敘事和李約瑟的晚年歲月都放在第七章〈通往榮譽之門〉(The Passage to the Gate)裡，讀來令人感動。

溫徹斯特在這本傳記中，對於引起爭議與討論的「李約瑟難題」，也就是爲什麼中國對推進人類文明的發明有很大貢獻，卻沒有發展出類似的西方科學這一個問題，並未嘗試回答。一方面是因爲提出這個問題的李約瑟，一直到他生命的終結，都未能找到足以說服自己的滿意答案；另一方面是因爲作者的著眼點並不在李約瑟的學術成就（他專攻胚胎學與器官產生），也不在《中國之科學與文明》這套大書，而在他不凡的人生歷程。

在溫徹斯特的筆下，李約瑟是個很浪漫的人，作者用「行爲古怪」(eccentric)形容李約瑟，並無絲毫貶意，反倒傳遞了他對李約瑟這種天生反骨知識分子的激賞。李約瑟思想左傾、同情勞工階級、擁抱裸體主義，甚至連婚姻都標榜「進步」，既不願受繁文縟節的約束，也不認爲婚姻和婚外情不可相容。在溫徹斯特的筆下，李約瑟同時也是個好學不倦、全神貫注的學者。書中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，最有趣的例子是有關研究助理王鈴的回憶，有一天李約瑟開完會，從牛津趕回劍橋，一邊開車，一邊沉浸在自己的思緒中，王鈴看他如此全神貫注，不好意思加以打斷，沒及時請他鎖上車門，因而在半路上把自己摔出車外。李約瑟沒有發覺，仍繼續前駛，開了老遠，才發現坐在旁邊的王鈴不見人影，馬上回頭尋找（頁 180-181）！

這一本傳記的特色是成功地呈現了多面向的李約瑟，既刻劃了他做為學者的嚴謹形象，也披露了他隱藏在學者面具之後的幽默與感情生活；重視細微末節的描述，更使李約瑟的身影栩栩如生。李約瑟熱愛莫里斯舞蹈(morris dance)，畢生風流韻事不斷。1938年，他已步入中年而且早有妻室，卻與由上海慕名來到劍橋研究的魯桂珍陷入熱戀。奇怪的是，李約瑟夫人李大斐(Dorothy Moyle Needham)女士對他們兩人的戀情也能接受，三人在同一屋簷下融洽共處，長達五十年之久，直到1987年李大斐病逝，李約瑟才於兩年後迎娶默默陪在身旁的魯桂珍。但是，就如溫徹斯特在書中所說的，李約瑟是個不折不扣的多情種子，無論是在劍橋或是出使中國期間，羅曼史從沒停過，不過他的追求方式十分紳士，從不下流。1970年代，李約瑟已逾七十歲高齡，又瘋狂迷戀上了加拿大國家美術館前館長時學顏女士，甚至向結髮四十多年的李大斐提出離婚的要求，欲與時學顏結為連理。李約瑟與時學顏的這段情，最後在李大斐和魯桂珍兩人「妻妾聯盟」的反對下，不了了之。

如果讀者是學院派人，可能認為這本傳記不夠嚴謹。譬如書中多次引用李約瑟的日記，以及李與魯桂珍之間的來往信件，卻沒有註明出處與日期；上述王鈴掉出車外的意外事件，也未標明資料來源。再者，這位傳記主角雖活躍於攝影技術極為發達的二十一世紀，但書中看到的舊照片顯然不夠。固然作者的文字已使李約瑟的性格躍然於紙上，如有足夠的圖像來加強視覺上的感受，應該會使本書更加引人入勝。作者以李約瑟出使中國、抵達陪都重慶為開端，隨後敘事以遊記成分居多，而關於其肩負的任務則敘述甚少，故事情節的鋪陳，比重不均。根據作者的描述，魯桂珍在李約瑟的學術生涯或私生活中，皆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，但一位未婚、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知識分子為何不求名分，甘願委身作為李約瑟的地下妾室？讀者只知道她出身南京，因仰慕李約瑟夫婦的學問，由上海經海路奔向劍橋，卻得不到更進一步的說明和解釋，難免感到遺憾。

作者作歷史人物傳記，為了不偏不倚、客觀公正，不免犧牲了一些值得

一提的價值判斷。在我看來，李約瑟的政治意識形態和立場有時顯然偏頗，缺少知識分子該有的冷靜與理性。不過，溫徹斯特在此書中選擇忠於李約瑟的立場與感受，原原本本呈現他對戰時中國的熱愛，出自內心地同情中國。他既不滿歐美各國在珍珠港事變前袖手旁觀，對日本的擴張主義也極度厭惡。當西歐和美國聯合封鎖共產中國時，他對中國的支持也未曾減少。李約瑟身穿長衫的照片，令華人動容。作者成功地呈現李約瑟確實是一個熱愛中國的人，就這點而言，十分難能可貴。真實反映了李約瑟這個人的喜怒哀樂，也為這本書增色不少，大大提升了傳記的可讀性。